愚慮錄

愚慮錄卷三

丁亥　　　　　　　　　　　　諸暨陳　偉

論語居上不寬偉按寬字含有二義朱注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此寬字與猛字對一義也又按寬廣大也居上者用人行政皆須以廣大為本此寬字與隘字對又一義也 七月下同

易井卦巽下坎上彖傳巽乎水而上水象傳木上有水鄭康成云巽木桔槔也桔槔引瓶下入汲水而出井之象也朱子云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其駁鄭云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恰有瓶瓶自是瓦器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 又云如菖蒲葉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顆 這便是井水上

行之象偉按朱子駁鄭是也其自立說亦似未安竊謂掘地爲井四旁泥沙極易圯壅故古人必橫木於井底之四旁以禦泥沙（其木宜用松俗號爲眠牛）斯其中泉穴不壅故井之本字作井井象其四旁橫木丶象其中出之泉（許叔重謂井象構韓形韓井上木闌也丶譬象橫木施於井底而泉乃涌出其上故曰巽乎水也未安）而上水又曰木上有水

禮月令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偉按二十八宿環列而二宿獨以東言者壁以附室爲義位在室東故云東壁井在參東而參西有玉井（四星）參南有軍井（亦四星）故以東井別之也

書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今本孔傳解

上句云言百官感德思慕解下句云四夷絶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蔡傳喪爲之服也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閻氏四書釋地又續百姓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注卿曰舜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喪並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卽檀弓方喪三年耳豈如蔡傳之云云者哉武氏億引楊用修曰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偉按唐虞喪禮雖無可考平情衡理自當與周制不相遠然蔡氏既指爲齊衰三月豈當時有復聽其越

禮任情持考妣三年服之理將修五禮之謂何是蔡說之誤蓋無可疑如楊闇說則人臣爲天子服斬衰三年自是常事歷代帝王皆然何必獨爲堯紀且既以三載屬上句而四海遏密八音其限斷勢不能不仍冡三載爲說是楊闇亦誤也竊謂三載當從孔傳屬下句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白虎通引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張守節史記正義引同是舊讀皆以三載屬下句喪當讀去聲百姓如喪考妣言其哀慕之聲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言哀慕之久而弗忘惟孔解四海以四夷爲說雖本尒疋終不如孟子渾言天下爲合其孟子謂爲堯三年喪則三載遏密自足當之閻說殊泥閻謂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平章百姓與黎民對是有指小民言者百姓不親是竊謂

百姓可指臣言可指民言當亦可統指臣民言此文百姓似統指臣民較合蓋服制有等差而哀情可無隆殺也

大戴禮夏小正相粥之時也孔氏補注雞抱卵粥子之時也盧校本作相粥粥呼也偉按盧本似可从下文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如孔說與或曰義無別蓋古文凡重字皆作二故傳鈔譌作之其時字則黃本本作呼也見孔補注粥粥呼謂雌雄相呼書堯典鳥獸孳尾注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此文正說是言雞之尾或說是言雞之孳程氏瑤田謂已成雛而呼聲粥粥也尚未爲安

保傅天子宴瞻其學注少師與天子宴者也偉按宴晚也瞻視也謂天子怠荒晚於視學也注說未安孔氏補注謂

蹐字誤亦非

穀梁定十一年監本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尒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注疏本無及仲至弟辰二十字阮氏校勘記據石經以有者爲衍偉按穀梁固多逐句解經然必經文體勢完具乃可分斷立傳此經若从阮說則宋公之弟辰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句自陳句經文體勢皆未完於全書立傳例似未合恐不如从監本爲安蓋經文宋公至以叛本二十字爲一句穀梁體例先載經文完句然後斷摘分辟如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葬我君

接上下也云云桓公葬而後舉諡云云亦先載經文後乃摘解僖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文例同所多一者字足證傳例固然是其比也八月下同

宣十八年監本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注疏本自晉下無至檉家奔齊五字阮氏校勘記據釋文以有者為衍僞按此亦當从監本為安石經同監本如阮說則歸父還自晉下不當還說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云云下又云至檉家奔齊者乃重提經文以釋之也上文八年雨不克葬僖二十八年歸之於京師皆重提經文是其比也又按監本有而注疏本無者莊七年

不見下在中字閒如而六字宜八年猶繹下萬入去籥四字成七年牛角下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昭二十三年逞滅下獲陳夏齧四字哀二年東田下及沂字閒而四字其監本注疏互例者莊二十五年鼓用牲於社諸字監本在食之下注疏在朔也下昭二十五年次於陽於目字監本在於脊下注疏在斧也下校勘記皆是注疏令未致乳斷

大戴禮曾子立事君子攻其惡注訐其失偉按訐蓋訐字之譌朱子論語注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此則反以自用耳即內自訟意

禮雜記下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鄭注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陳氏集說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偉按鄭說於經文而后可以語氣似不順陳釋

直道而行得之釋其餘亦非竊謂其餘當指不能如此者言謂能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不能如此者則不過循行喪禮而已不得謂之能行三年喪也九月下同

顧氏日知錄謂春秋左氏傳皆用夏正閻氏若璩趙氏坦皆宗之毛氏奇齡非之偉按毛說得矣而猶有未足闕顧氏輩之口者按顧謂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以上四事杜注皆謂从告而顧則以爲用夏正之證竊謂殺申生殺丕鄭

父傳明云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是經書从告傳自明之不必諱也其里克弑奚齊經傳同月而弑卓則經後傳二月者奚齊弑而荀息卽立卓故告速而經傳同月卓弑則晉踰月無君故告緩而經後二月猶惠公之卒懷公昏亂國事皆不赴告至文公卽位而後告故傳在二十三年九月而經在二十四年冬也惟韓原之戰則日同而月則經後傳二月祖顧者以爲用夏正之塙據偉謂此特告日與戰日干支偶同經亦有其比例十七年經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傳則在十月乙亥而又云十二月乙亥赴此亦赴後卒二月而日之干支適同者豈得並引文十四年經

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傳在七月而謂齊亦用夏正乎毛氏失于引證而强據十一月丁丑之入謂自獲至歸不當相距止十六日不知如顧氏說則丁丑自爲次年正月中日矣豈足以服其心乎至其謂晉爲同姓諸侯之親且貴者斷無叛正朔而行夏時之理其說自正而趙氏引定四年傳啟以夏政語謂晉之用夏正以此然則彼文于魯衛云皆啟以商政何以二國不用商正乎況遍核晉事其經傳時月合者固數十百倍於不合者摘據不合者以爲用夏正則合者又將何說乎且不合之中又不盡與用夏正合而列國之時月經傳參差互異者正復層見疊出乎至閻氏引占驗之說爲據而謂傳文歲云秋矣必是季

秋非孟秋尤爲牽强

有人讀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二節謂上節方言舜奚而不知下節又引子產不知事以證疑爲矛盾偉按上節言舜之知謂知其謀殺已下節之不知謂不知其愛兄之僞蓋人容有始謀殺兄繼忽天性勃發轉而爲愛兄者舜亦不藏怒不宿怨故始雖明知其將殺已而見其愛則復深信而不疑朱注上節謂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下節謂舜本不知其僞義極分明

禮曲禮上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偉按此仍言上堂解屨時儀也就卽也朱[illegible][illegible]非注卽就也上句解屨不敢當階謂其人解而解屨時不當階也既解乃卽其屨跪而舉之而屏之于

側今謹厚農人解屏就田作猶然蓋暗合也下節始言下堂著屨時儀踐而遷屨卽遷此屏側之屨也蓋解屨納屨人當俯身盤曲爲地須略舒展不比置屨之可貼定階側故解後須屏欲納須遷鄭訓就爲著而以本節爲獨退下節爲長者送之殊強爲分別

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偉按穀梁文二年傳于練焉壞廟是鄭與穀梁皆謂練後新主入廟賈疏及杜氏預服氏虔楊氏士勛朱子則皆謂三年喪畢主始入廟朱子云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邪按如其說則廟中須十四月無主恐未然其祔已復寢之說則諸家皆同唯陳氏祥道云先儒謂既祔

主反其寢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後儒多非其說偉謂陳說恐不誤禮雜記下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于王父也附即祔字祔當在廟若王父主既復寢大夫士有主見劉氏賢齋遺稿則孫將安祔乎且經言未練明王父未祔廟之前孫不得祔于殯宮也若王父為大夫孫為士容有孫死在王父後而祔當在前者但不知其禮如何或當中一而上歟經未練連言祥者明練前祥前主之在廟同也又按本經上文云獻畢未徹乃餞餞送行者之禮也是明主不反矣其祔之祝辭云以隮尒孫某甫隮升也豈既升而復降之乎且經于此記餞禮薦禮祔禮甚詳而于下文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下皆無

一語及新主入廟之禮是卽據經文而主不復寢義亦甚明說者多引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謂于主與于廟對文爲主復寢之證偉謂春秋之制不盡足據然卽據此文亦正足證主之不復寢特祀于主緊承祔而作主說下卽此經所謂將旦而祔則薦也烝嘗禘于廟者謂特祀之後主不復祀于寢而烝嘗禘皆于廟中行之矣蓋春秋時天子諸侯以卒哭除喪故經傳皆不言練祥禫之禮而此傳于祔後卽言烝嘗禘也若謂此烝嘗禘是祀羣廟之主則何與于僖公之新主而傳必連言之乎其主已入廟而孝子仍廬于寢宮門外者以廟不可廬又孝子思親于彼于此不知神之所在故仍廬初喪

之寢宮以終服也其練祥禫之祭自當于廟中行之賈疏謂練祭在廟祥禫祭在寢鄭氏本意則練祭當在寢而祥禫在廟其別異処殊皆無義

疏子敢問交際何心也偉按此章與食而弗愛章義互相足焦氏正義指爲諸侯以禮儀幣帛與士相交接者得之朱注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泛指殊未安說下文自見

左氏傳諸侯非附庸未成君而偁字者惟虢仲虢叔桓九年十年莊二十二十一年蓋以其作卿士于周故家从大夫偁字之例猶僖季之比其始封君聃季唐叔之屬亦以王子本偁字羊傳公子之貴者大夫王子當同封後以國冠之故亦家不偁爵義略相近

書洛誥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蘇氏軾云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事周公如事神明也蔡傳用之而云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于文武也王氏炎石云乃命寧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于文武使之以太平告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之命郎禋文武林氏之奇云文侯之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二者宜王平王之賜其臣使以祭其太祖故唯一卣此告于文王武王故以二也宿與曲禮君子不宿于家之宿同其駁蘇氏云謂事周公如事神明故曰明禋曰休享恐無是理豈有周公尚存而謂之禋乎使當時誠以此致之周公則一

卣可矣何必二哉以其二卣則成王命周公禋于文武也明矣偉按蔡傳得之如王林說則乃命寧予四字殊難通王林謂周公尚存不當儐禮則周禮大行人有再祼壹祼之文鬱人掌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祼祼尤祭之重者（祭義獻之屬莫重于祼）可謂之祼獨不可謂之禋乎是蘇氏謂事公如事神明非無據也若享則本爲君待臣之禮大行人將幣三享左氏宣十六年傳公當享王室之禮也經義甚明不必辨（蘇氏牽人事神明講亦嫌小混）又按說文禋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是禋卽享之精誠者說文之別一義乃此明禋禋字之鐵板註腳也至一卣二卣之說則宗廟之祭無側尊故周禮司尊彝獻尊象尊之屬皆言

兩如成王果使周公祭文武則文王武王當各用二卣爲四卣林意以爲可各用一卣殊疏蓋古人禮略則用側尊禮隆則用兩尊宣平以賜臣之禮待召公文侯故常武與文侯之命皆用一卣成王尊周公故隆異之以二卣義自不得同也

孟子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丁今爲烈朱注以爲衍字偉按受即桃應章夫有所受之也之受辭謂論說蓋一代創制于前朝刑法或當參酌論說惟此禦人之誅則所不著一辭者趙注謂不須辭問竊謂治禦人亦須審詢情形虛實不辭問殊未安其訓烈爲明法則得之

書多士我有周佑命今本孔傳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蔡

傳从之江氏聲云我周佑助天命偉按如傳說于經文終須添字且下文將天明威云云承接亦須作一轉竊謂此當从江說佑命卽謂助天降喪于殷之命孟子惟曰其助上帝意正與此合如此解本句旣無煩添字而下文承接尤顯當直捷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今本孔傳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偉按傳斷肆爲句肆爲故得之其餘義則未是竊謂敢者冒昧之辭見漢書十顏註說上文是時商士蓋無在王庭百僚者故周公言汝雖如此言然予所以不用尒者則以惟聽用德之故今且于無可求之中姑冒昧求汝于天邑商乃汝

質無可用予只得依舊矜憐尒而已是則不用汝者非予之罪乃天命也一無可用所以為可矜故來本矜汝無用今强求之而復然所以云循故矜尒如此似較為脈絡貫通蔡傳以非予罪二句貼不用說較孔為得其解釋肆矜尒則仍孔誤

大戴禮保傳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注量知授業故雖勞能受也觀心施化故變善如性也偉按習卽上文習與正人居之習攘孃之叚借煩擾也搶攘擾攘皆孃之叚化謂教也成卽上文少成若天性之成此謂心依教不變移也言太子智日開習正事亦日增與之相長則學自親切而不煩擾所教者漸與其心相融成則其中道

若天性之自然注說未安孔氏廣森謂攘卽令讓字言受教不辭辭字雖古而于文義則膚

左氏桓五年傳始殺而嘗杜解建酉之月陰气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偉按上云啟蟄而郊龍見而雩下云閉蟄而烝皆以物候之顯著者言此不當獨以气言竊謂始殺謂鷹始殺鳥卽月令孟秋之月所云鷹乃祭鳥用始行戮也用始行戮注疏義甚明陳氏集說誤杜以嘗在建酉之月者亦誤嘗當在建申之月月令孟秋言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可據孔疏既明知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皆起于建申之月而又云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其爲曲護注說顯然竊謂中令下限容有入酉月前半者然傳乃懸論禮制則

固當據正月為說又十四年經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八月為建未之月而三傳皆不言不時竊疑此則申令之上限入未月後半者上限入未下限入酉則嘗之正月為申明矣至疏引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公季辛而畢為八月嘗祭之驗按彼疏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祀終朝而畢無上辛盡于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是孔明知景伯之言為不足據而此乃引以為驗可謂自相矛盾且景伯言上帝則固與杜所謂薦嘗宗廟無涉也

禮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鄭注黍稷之屬于是始熟孔疏引皇氏云不云牲記文略也傳按方氏愨云

穀謂稷也鄭指此爲黍稷而以仲夏之以雛嘗黍謂實以舊黍嘗雛失之其上文嘗麥言彘嘗黍言雛下文嘗麻言犬而此不云牲者嘗麥黍麻禮簡所用只一牲故各舉所以此實登稷而云登穀又不云嘗穀而云嘗新見此爲穀之主嘗之正卽左氏桓五年傳所云始殺而嘗者其禮盛所用不止一牲故不云所以疏引皇說亦失之

左氏哀十三年傳有事于上帝先王阮氏校勘記謂據疏先王似當作先公偉按桓五年傳疏引此文亦作先公則孔本作先公無疑然竊謂景伯意在侈陳神事以恐吳則自當舉至尊大者爲言此本作先王恐未爲失也

孟子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偉按以富歲形凶歲

是舉陷溺其心之顯而易見者以喚醒庸愚孟子意不爲凶歲子弟發也

書立政嚴惟丕式又云用丕式見德舊解兩式字皆訓法上一句今本孔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呂氏祖謙云嚴思賢者惟大則效之所謂學于伊尹而後臣之也下一句孔傳用是大法見其聖德偉按傳說于義皆紆竊謂嚴惟呂說得之其兩式字則皆當作用字解呂所引證意亦佳但所師所友事我不能強同宅俊未必可與阿衡比且全篇皆注意知人用人無及法賢意此句不應錯出丕式謂大用言盡其才也嚴思之而大用之乃爲克用丕式見德猶云大用見德此常語耳如此解似較直捷或

疑用大用見德一句中不應有兩用字義然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式亦訓用本篇式穀爾由獄式由皆訓用皆一句中有兩用字義也十月下同

詩鄘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尙不信我天謂父也朱傳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偉按解天字朱傳得之獨呼母者母亦女身于情尤曙且空床獨守之意爲女子者固不敢徑籲諸父也朱子旣取序說父母欲奪而嫁之又云疑獨母在或非父意殊覺歧不諒云者蓋不信其家能終守非不信其有所僞飾故矢者一句之死矢靡他

禮曲禮上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鄭注銳底曰鐏平底曰鐓偉按矛戟皆刺兵或當以掌抵柄尾以決前人故須平底戈則擊斬之兵左氏文二年傳使萊駒以戈斬之故不須平底爲銳底者前退手亦堪一擊也

書多士朕不敢有後無我怨今本孔傳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林氏之奇云是惟天命之所宜然在乎無違而已故朕不敢有後而稽留天命尒無以遷居爲出于我之意而怨我也偉按二語正所以警其無違朕不敢有後者言遷居之寬政不敢再有之于後也無我怨即多方則無我怨意預地嚴戒之詞也蓋頑民之辠本合誅殛遷居西者極爲寬宥所謂大降尒四國民命也然既曲赦于前豈

敢再有于後介若有違則罰殛之加介勿怨我可也周公之告頑民皆以嚴運寬孔林雖立說不同要均有沾沾求諒頑民之意殊與當日語气不合讀本篇及多方篇自見也

禮內則子婦佐餕鄭注婦皆與夫餕也孔疏子婦佐餕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倬按如注則諸子各自與其婦餕如疏則唯冢子婦餕而羣子婦不餕竊謂皆未安此盞分父母餘饌爲二諸子爲一輩餕諸婦爲一輩餕疏盞以下文有羣子婦佐餕如初故斷此爲冢子婦竊謂下文乃對上前冢子獨餕言故不得不別言羣子婦文勢然也且經文言如初則初時羣子婦與餕明矣

詩桑扈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朱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偉按此當从序說觀四章彼交二字可見彼字中宛然有西方美人懸懸心目之意交者總目君臣上下之詞如朱傳王方尊禮諸侯乃當遜而彼之于情于義殊皆未安又以臣朝君亦不合言交其不敢二句則朱傳得之然疊用反語亦隱然見借古諷示意

孟子雖存乎人者趙注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偉按趙意以雖字承上山木來于文義終未順當竊謂此人字即指違禽獸不遠者將人字放倒則雖字神理自出下句豈無字接上亦較緊節中數其字亦有着落孟子固从良心既放之後而探本言之以明

性善耳

禮曲禮上尊卑垂帨鄭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義尊卑一孔疏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若俱是士則爲卑陳氏集說客主尊卑相敵則授受之際皆俯磬折而見其帨之垂也朱子云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偉按二說于鄭注皆可通然竊意均所未安下篇云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是尊卑不皆垂帨經有明文不得云賓主一尊一卑皆垂帨也如孔陳說則尊卑字爲贅竊按攷工記輪人部尊一枚注高也此尊字當同之謂欲其高卑之容當磬折佩垂蓋執之太高則容必仰執之太卑則容必俯故以垂帨爲節左氏定十五年

傳郤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應德宣問書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瑁字疑衍辨見下）由阼階隮祭傳謂有主道焉太史秉書奉成王之遺命以傳康王獨非主道乎何以由賓階隮也答曰成王殯在西階上傳遺命當在殯前使命如殯出故由賓階隮與介圭等爲歷世相傳之主器固自不同也

書顧命上宗奉同瑁孔疏引鄭元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又乃受同瑁孔疏引鄭元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偉按經文兩瑁字殊可疑孔疏所引云云尤鄙淺不類鄭君說按裴氏三國志注

引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四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冃字似同从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據此則虞之所見鄭之所注經文皆止一同字甚明特鄭从本字訓爲酒杯虞則指爲冃之譌爲異若經文旣有瑁字而鄭又有二宗伯分執同瑁王二手分受同瑁之注虞無緣得改同爲冃以詆鄭其可疑一也奉者二手共奉之上宗卽太宗猶太宰之或偁冢宰也上宗一人旣奉同不能復奉瑁其可疑二也如疏所引鄭說指上宗爲二人于分奉同瑁通矣然下文云上宗曰饗豈亦二人合言乎其可疑三也同之義鄭訓酒杯者得之故下云乃受同王三宿三祭三咤文義

甚順若同下橫插一瑁字則錯出顯然其可疑四也上言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而下唯言受同者爲三宿三祭三
咤起義故受圭从略若旣並言受瑁則不應獨漏受圭其
可疑五也儀禮凡受爵受玉諸節無不二手其受者以禮
貴敬謹也此處王自先當二手受圭或奠或搢然後二手
受同以後此圭無事故文不具若如疏所引鄭說以二手
分受同瑁豈圭器之重其敬謹反不如尋常之受爵受玉
乎其可疑六也白虎通爵篇引尚書云乃受銅瑁銅爲今
文同字見虞翻說似足爲經文本有瑁字之證然其下云
吉冕服受銅釋曉藏銅皆不及瑁則上文瑁字正後人據
今本尚書羼入其可疑七也故竊疑淺見斆謂今本尚書

出于梅頤或亦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以和合鄭虞之義說似可从其謂古本只有𠕋字古文作冃而鄭作同亦有小誤虞識鄭云古冃字似同从誤作同既不覺定所虞所見本亦作同字明矣而孔疏所引或當有舛誤也其同義之鄭得虞失則王氏鳴盛段氏玉裁辨之甚當不贅

左氏莊十二年傳蕭叔大心杜解叔蕭大夫名孔疏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爲名顧氏杜解補正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

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偉按顧解名字得之古文凡名字連言者皆先字後名國語楚語駟騑本篇八年仲慶父皆其比其云非蕭大夫則未然世表明謂平萬後方封爲附庸則此時自當爲大夫孔說正與世表合當从惟云附庸例偁名則郳儀父紀季固皆偁字矣

書畢命序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偉按舊讀畢字屬上句殊不辭竊疑分字當是公字之譌里卽釐字穆天子傳乃里西土之數里釐之段畢字當屬下爲句謂命畢公居東而理治之不言命者冢上句命字也又按史記周本紀作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東周郊江氏聲段氏玉裁皆據之謂序文奪公字竊謂頑民遷洛已从歷周公君

陳居里豈待至此時始分說亦難通蓋史遷據序不辨分
字爲訓而以意增公字以順文耳

禮曲禮上乘必以几鄭注尊者慎也孔疏几案在式之上
尊者有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
偉按注不誤疏則非是式上非可置几冪亦不聞在几上
時解謂几設在車中使尸憑之以安亦未是古人立乘無
可憑几之理竊謂乘讀如字乘必以几者謂乘車時必以
几藉足而登也車軫高四尺人長八尺登時須跨超而上
尸既受宿恐跨超或傷跌不能涖事則爲不敬故踐几以
乘故注云尊者慎也儀禮昏禮婦乘以几賈疏謂登車時
也周禮隸僕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

石也皆與此可互證

詩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毛傳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疏小者射中必死苦于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惟不能卽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卽死偉按發殪特互文耳傳自可通疏說則泥時解謂本發小豝而適殪大兕尤鑿

左氏莊十四年傳傅瑕貳杜解言有二心于己顧氏補正引傅氏云如此則漢祖之斬丁公也厲公當不然改云雖納我仍有二心偉按傳說得之如杜說則下云納我而無二心者說不去原繁駁以其何貳如之又云庸非二乎幾鋒亦不對

孟子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趙注於我何哉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朱子从之時解我竭力耕田二句不過竭力于耕田一事以共爲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何可勝計偉按如此解則若是字既無著而共爲子職句語气亦嫌稍强竊謂是字當指下四句言共爲子職而已矣謂惟知共子職而已于我何哉謂于我無可如何亦聽之而已如此雖所爲似未失于道而其心則不怨慕矣四句正是寫恝之狀公孫丑下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本篇仁人固如是乎兩是字亦皆指下文言是話了文法固然也

左氏僖十九年傳義士猶曰薄德杜所謂欲因亂取魯緩
救邢衛偉按以其意在藉此以求諸侯非誠心卹鄰故曰
薄德杜似節外生枝

贖其罰倍差孔傳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孔疏截鼻重於
黥額相校猶少刖足重于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于
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于贖宮也裴氏史記
集解引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
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偉按傳說條殺不倫疏所
申釋牽强鄙馬說更加于傳尤謬又史記周本紀載此
文而宮罰作五百雖不甚曉以證經然足知史遷亦不以
倍差為五百及五百有奇矣竊按經傳中等差差次等字

皆以遞減爲義此云倍差者當謂于倍爲稍差謂減于倍也其減數雖無可攷以意求之則當于所倍二百鍰中減半之半而爲三百五十鍰蓋如此以罰之加數言則劓加墨百鍰剕加劓百五十宮加剕二百五十大辟加宮四百以倍之減數言則劓適倍墨剕視倍劓減五十宮視倍剕減百大辟視倍宮減二百反覆參核降殺適均張氏史記正義江氏聲皆以倍差爲三百三十三鍰又三分鍰之一竊謂穆王將以罰數誥四方當使人易曉不應奇零如此蓋不可从

禮曲禮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七何鄭注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其法則其先祖之制度若

夏殷孔疏引鄭答趙商問及熊氏說以爲有人君人臣之不同大畧謂此謂人臣出居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若人君則不變新國之俗偉按注疏以此合下去國三世十句爲一節故致牽扭糾紛竊謂此自爲𠁅本國者言與下文不相蒙俗字故字法字謂本國素所行用儀節若祭禮之儐尸不儐尸喪禮之布幕綃幕及冠禮之或醴或醮之類雖或不盡合禮經然苟無大害于義君子則謹脩審行而不求變之中庸謂素夷狄行乎夷狄即此意若出居他國則有當並从他國之俗者有或可酌行本國之俗者又有仕不仕之殊恐未可泥此至鄭引夏殷爲說則尤非是杞宋乃時王尊禮先代賜之守其禮物不得云不求變也〇

又按求字須斷不求變是指君子心言若有害于義則亦不得不變論語麻冕拜下二節正與此互相發

孟子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偉按有人喻宜曰其兄喻幽王道之喻作詩垂涕泣喻怨刺己字卽有人之人關弓而射是極形謀害之切勿竟作譖道成祖受舊梧王矢鏃看道之只泛說焦氏正義謂戒其不可射失之蓋越人雖欲害己己不妨談笑告人至其兄如此則骨肉相殘語及自合涕泣此生人至情出于自然之天性故曰戚之或以有人越人其兄己爲四人文雖無甞非是

禮曲禮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鄭注宗廟爲先廐庫爲次重先祖及國之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孔疏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郎是天子之大夫又云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廐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偉按君子通指天子及士有田者上四句言造屋下四句言造屋中之器皆屬君子注分屬國君大夫疏謂國君大夫互言似皆泥且未該按尒疋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家與扆對文是天子亦得言家也後世有官家大家之稱家造泛言屋內造器耳詩與我犧羊左氏昭二十二年傳見雄雞自斷其尾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是犧乃牲之通名疏謂犧專謂牛失之犧賦稲衡盈箕之屬凡物出于賦税皆得言賦猶車乘之言賦也注專以牲言于上文造字說不去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鄭注恐辱親也方氏慤云不敢以君祿所造之器用之它人之國也偉按大夫士受爵命于君去國踰竟爵命盡捐卽庶人矣祭器固不得用也若猶持之以往于本國爲專寵于他國嫌希榮

子張家語史記皆謂姓顓孫陳人偉按左氏莊二十二年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葢以祖字爲氏據此則當爲魯人豈以其爲陳公子之後子張以顓孫爲氏知顓孫爲陳公子之字因併爲陳人歟抑顓孫後復返陳歟又按史記

索隱引鄭目錄云陽城人陽城縣名今河南登封縣東南

于春秋爲陳地似顓孫固返陳也

左氏僖九年傳送往事居杜解往死者居生者偉按如解

似于偶俱無猜句不接解以兩無猜爲偶俱之殊强竊按襄二十七年傳

太叔文子曰有出者有居者此文往即彼文出謂重耳夷

吾居謂奚齊文六年傳賈季奔狄趙宣子使臾駢送其帑

其七年先蔑奔秦荀伯盡送其帑是奔有送道唯送往與

事居易生猜疑而能兩無所猜則唯貞者能之同十一月下

十年傳不亦難乎偉按謂不討里克之罪則爲君者無以

自解說所以爲難文與上晉侯殺里克以說相應林氏堯

叟以難與同朝釋之非是

孟子予不屑之教誨也者趙注予我也偉按予上聲謂予以不屑之教誨或从趙注作孟子自謂詞气殊倨又或泛作教者自身說文義亦曲

易益言順也陸釋文孔疏程傳皆讀如字朱子本義古字順慎通用此當作慎偉按如字者得之順即象傳之馴說文馴馬順也字林馴性行調順也朱子象傳注亦云順習也言有自然必至之勢也朱子慎字意經文已包于上文辨字中蓋六四爲会已成故言謹初六爲会始萌故言辨義各有當也

豫六二彖傳以中正也偉按中正疑當作正中傳鈔誤易先後易韻東敬不通故與東叶者中正皆掉作正中需象傳以正中也隨九五象傳位正中也巽九五象傳位正中

也可證其訟彖傳剛來而得中也顧氏炎武以爲不入韻艮九五以中正也朱子以正字爲衍文程傳言以得中爲正偉按若然則傳文當如未濟九二中以行正也爲文程說失之說皆得之又屯六三往吝窮也以侵本與東叶爲與中終叶恆深爲與中容終凶功叶至姤上九與正命叶則掉作窮吝亦可互證十二月下同

隨彖傳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釋文天下隨時王肅作隨之隨時之義王肅本作隨之時義朱子本義从王說偉按王說失之卦名隨者謂己有所隨不謂己得物隨觀六爻皆己隨人之辭無人隨己之辭可見言繼觀天下无一不隨時者故卽極贊隨時之義之大象言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卽隨時之義經文不誤也注疏程傳雖如字讀

然皆以天下隨之爲解于文義仍未安

剝象傳上以厚下安宅傳按卦唯上九一陽有一君治衆民之象故云然艮篤實故爲厚下安宅者坤象也王注安宅者物不失処也得之虞氏翻云君當厚錫于下然後得安其居程傳及朱子語類皆用其說竊謂于文義終未爲順

左氏春秋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傳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杜解隱不敢从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于其母又云隱見爲君故特書于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而公穀則皆作尹氏公羊以爲譏世卿穀梁則

云于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吳氏偉業則以爲鄭大夫與隱公偕歸之尹氏毛氏奇齡力主之偉按此當以左傳爲得穀梁爲魯主之說萬氏斯大據下武氏子來求賻爲隱不奔喪之證其說甚確毛氏謂自三月壬戌平王崩至四月辛卯相距祇二十八日毋論隱不奔喪卽奔自東魯至成周此時尙未能達卽達亦尹氏隨卒必不能爲王作喪主又謂隱若奔喪則經不應不書毛此說皆不誤是穀梁說非也公羊譏世卿之說胡傳及程子皆从之偉按春秋重內略外魯之三家甚矣乃不譏而譏周之尹氏殊非經意何注以宣十年之崔氏昭二十三年之尹氏爲例不知彼乃舉族之辭此可云尹氏舉族卒乎𡋯氏履謙

引武氏仍叔榮叔家父為比不知叔父皆字天子大夫例儕之武氏則經明著一子字與此固不同是公羊說亦非也若鄭之尹氏毛以為以客卿而引廁內卿之列必臨喪視斂自必書卒偉謂傳儕尹氏者以其敚賤略之亦為舉族偕來之辭若既習一人于卿位則于其卒必無不書名之理是吳毛之說亦非也竊按公穀作尹氏者趙氏坦以為篆文殘脫引本經昭二十年傳棠君尚釋文君或作尹荀子大略篇堯學于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新序堯學于尹壽為證說甚確當其解君氏則引襄公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及戰國策皆有君王后謂當時蓋有此儕說亦得之偉又按春秋于魯夫人多變例哀十二年

孟子卒以諱故可以諱而變偁孟子何不可以讓而變偁
君氏乎蓋左氏據事實而公穀不見國史故多望文生義
也
易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王注茂盛也孔疏言先王以此
无妄盛事當其无妄之時育養萬物也程傳茂對之爲言
猶盛行永言之比偉按疏說甚曲程說亦似未安竊謂茂
懋之叚借字古茂懋字通漢書董仲舒傳書云茂哉茂哉
彊勉之謂也顏注茂哉茂哉虞書咎繇謨之辭今書作懋
哉懋哉左氏昭公八年傳引康誥茂不茂今書作懋不懋
尒疋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又作懋皆其證
經義茂當訓勉疏對當也不誤對時育萬物者猶言及時

育萬物耳蓋天下雷行有震動奮發之象故先王以勉于對時育萬物也

左氏僖二十三年傳不然則否杜解謂同盟而不以名告偉謂此謂未同盟而不以名告者下句辟不敏也杜解敏猶審也尒疋商謂之敏釋文敏審也按襄十八年傳晉荀偃禱河偁曾環曾臣彪則盟之昭大神必偁諸侯之名可知僖七年傳夫諸侯之盟無國不記則盟辭分載各國可知是同盟者之名早書曾策知之素審即以不赴以名而不書隱八年宿男卒曾與魯大夫盟成十四年秦伯卒其大夫曾與魯君盟若諸侯身自相盟而春秋無不書名者亦無關于辟不審之義惟未同盟而又不以名赴則其名容有傳聞之不審故當辟耳

論語鄉黨過位升堂兩節汪武曹以位爲外朝之位堂爲治朝之堂江氏永則以位爲治朝之位堂爲燕朝之堂近解皆从江說偉謂江說可疑者五不足據者亦五江以治朝爲平廷無堂按禮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堂之階級高卑關繫名器故人君雖暫時止舍無不爲壇以示崇異周禮掌舍爲壇壝宮儀禮覲禮爲壇方三百步左氏襄二十八年傳鄭外僕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子產欲掩滅朝人之辱故變不爲壇皆其證豈有造次之舍作壇以昭階級而禮法森嚴之地反可以無階級乎且齊桓于天子之命尚爲壇以受以爲下拜之節若治朝無堂則羣臣無下拜禮矣其可疑一也治朝爲君日

視之朝夫子每日辨色始入者也若內朝異姓之臣則惟有事故偶一入之江謂治朝既畢復視內朝自是鑿空撰出經典無合同異姓共朝內朝之禮豈有記夫子在朝之容不記其日入之治朝而反記其偶入之內朝乎其可疑二也經文惟言位則非君所常御甚明故包氏解爲空位自當指外朝不常御之位言若治朝之位豈合以空位言乎其可疑三也諸侯三門三朝庫門內外朝辨見後雉門內治朝路門內燕朝經文承上入公門來公門首爲庫門則所過之位自當即謂庫門內外朝之位矣豈有越外朝雉門而特言治朝之位乎且夫子過外朝位時豈獨無禮容乎其可疑四也下節云没階趨進又云復其位是位在堂

下甚明尒疋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正謂治朝下左右諸臣治事処若燕朝階下異姓臣本無朝禮豈得有朝位乎江引燕禮始入之立位以爲此復位之位非辨見下其可疑五也江所斷爲治朝無堂者謂君出入必登車下車于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意葢據曲禮下卿位爲說不知彼文卿位正謂治朝下治事之位孔疏之誤昔人已辨之其不足據一也又謂聘禮使者受命于朝無升階降階之事不知聘禮重在聘國于本國受命復命儀節本在所略其不足據二也又云治朝即路寢門之外庭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按彼文云孤卿特揖云云者謂視朝之始云揖門左揖門右者謂視朝之終故上加王還二字

還者謂還入路寢非左還右還之還也江泥謂視治朝之
禮一揖而畢故以王還爲左還右還之還不知冢宰職言
王視治朝則贊聽治言聽治則不止一揖可知王族太僕
諸人本立寢門左右王還至寢門始揖之則固已退朝矣
其不足據三也其斷位爲非外朝之位者謂外朝在庫門
外則入公門爲已過外朝故其內之位爲治朝之位然天
子外朝在臯門內江亦無異說而明堂位謂庫門天子臯
門天子外朝不在臯門外魯外朝何得在庫門外乎其不
足據四也其斷堂爲燕朝之堂者則依倚儀禮燕禮文以
爲同異姓其朝內朝儀節不知燕以講賓主之儀朝以正
君臣之禮截然不同豈得牽混若舍燕禮則經典更無異

姓原朝燕朝之證夫子爲司寇無燕朝執事若云復逆而入則降階自當徑出路門安得有趨進復位之節其不足據五也故竊謂閻氏若璩斷从汪氏說殊爲有見若其他以爲行聘時庿中之堂或以爲將聘時圖事內朝之堂說尤牽强扭合不足辨

易大畜象天在山中本義不必實有其事但以其象言之耳張氏清子云天在山中蓄其气也凡山中有雷雨雲風之气皆天也偉按易象如雲上于天風行天上之類皆依倚人之聞見取象雖非事實而塙有所指天在山中者謂天在四山之中猶云山中別有天也下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山中隱居求志意義極融貫朱子謂但以象

言易例似不如此張氏說尤强雷雨雲風易自有象不得混屬于乾也

孟子急親賢之爲務趙注以愛釋親訓爲愛賢解家皆从其說偉竊疑之仁者用愛當親賢並重而親尤先于賢堯之親九族先于咨岳舜之烝乂先于命九官此實事注腳也論仁遺親殊所未安或謂玩爲務字有求賢以圖博施濟眾意故不及親竊謂如此則規模轉狹非皞皞气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孟子固以親爲愛人之先務也

偉按易頤卦下卦動體三爻皆凶上卦止體三爻皆吉口之動止非特德行所關抑亦禍福所由也

小畜大畜皆以畜乾爲義乾者健物而巽艮皆以下虛上實者冒之故爲畜止之象然事理則截然不同小畜之巽象活鎖頂其用在虛処而著力則在實処六四唯得五上之助故血去惕出否則不免血惕以畜乾全在此爻畜之小者較費力也五上同助四畜乾而五近四尤爲著力故云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上著力不如五而五用其力上收其功故有既雨既処德載月望之象大畜之艮象帳幄其用在實処而得力在虛処六四童牛之牿六五豶豕之牙以承上九何天之衢用事畜之大者較省力也五象豶牙以去上愈近故較四尤爲不見畜之之迹至兩內卦之見畜情形亦復不同小畜虛処少器局狹隘有把持之象大

畜虛処多局度寬宏有覆冒之象覆冒則威望及遠而近隸字下者反得自如故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說輹而九三反利有攸往把持則近者受其牢籠而遠者可以自外故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而九二便可牽復初九更得復自道也輻輹字不同者輹以受軸有宜說之時輻接牙轂無可說之道畜之大者不强制人說輹者有從容願服之象畜之小者非强制不可說輻云者言必毀輪折轂而後能畜止之也

左氏僖十二年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杜解傳亦舉其無驗孔疏邱明之意假借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家不世祀是行言無驗故杜云然偉按史記管晏

列傳偁管仲子孫世祿于亝有封邑者十餘世語正與傳相表裏是疏說非也其索隱引系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系譜同是杜說亦疏

孟子知者無不知也偉按謂智之德可以無不知朱注知者固無不知須善會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三軍以利用也杜解爲利與金鼓以聲气也解鼓以佐士眾之聲气顧氏炎武駁之云利用猶云弧矢之利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气偉按顧釋利用得之釋聲气與下文聲盛

致志不合竊謂以聲气謂以聲爲气言震盪之气繫于其聲傳文稍簡奧耳

鼓儳可也杜解儳巖未整陳偉按說文儳儳互不齊也義正與此合今巉巖字說文作磛別作嶄史記司馬相如傳嶄巖參差亦不整齊之義

胡氏炳文說坎離卦云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辭釋有孚亦因水流而不盈离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故卦辭曰畜牝牛吉而六二爻辭亦曰黃离元吉偉按胡說得之坎性潤下而爻辭恰上吉于下离性炎上而爻辭恰下吉于上此意極可思既濟未濟亦然知此自不至有失事機

左氏傳二十三年傳有人而校杜解校報也林氏堯叟云與君父校勝負時解多從林說僃按小尒疋廣言校報也論語犯而不校包注校報也皆杜所本報謂報復林說非也

禮檀弓予惡夫涕之無從也鄭注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孔疏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涙偉按注解遇于一哀得之陳氏集說駁之非是如陳說遇字無著如疏說則從字當爲儀禮肝從燔從之從殊未安陳氏集說從自也謂此涕爲無自而出其說當已唯二說皆以惡字讀去聲竊謂有所惡而始賻則其賻不本于誠豈不誠于伯高之譏

夫子顧自蹈之竊疑惡當讀平聲猶何也豈也謂此涕非無從而出言彼以誠感己以誠應也涕既非無從而出則于情于理聘自不可以已故曰小子行之

易咸彖傳柔上而剛下孔疏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恆彖傳剛上而柔下疏震剛在上巽柔在下朱子本義用之程傳釋咸謂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釋恆謂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初下居于初偉按程說得之其別一說閒本義又本義別有卦變之說頗皆未安益包犧畫卦咸恆因于否泰少男少女之不相知名一否隔之象也坤上上居上乾上下居三則有天地相交之象故爲咸之相感長男長女之居室一泰交之象也乾初上居四坤初下居初則有天地定位之象故

爲恆之居常其咸上下以乾坤之上晝恆上下以乾坤之
初晝并咸爲男女之終恆爲室家之始也必知咸恆因否
泰者上經首乾坤純卦終坎离純卦下經之終爲坎离互
卦故知其首亦爲乾坤互卦也其下經不首否泰者否泰
天地之交上經以天事爲始終下經以人事爲始終故舍
否泰而用咸恆也其咸恆不因乾坤純卦而轉因否泰者否
泰交而後萬物生萬物生而後男女成否泰不交則无男
女故咸恆不得因乾坤也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子固自下注脚
矣因否泰乃郎所以因乾坤也其坎离所以居二篇之終
者坎得乾之中爻离得坤之中爻是坎离乃天地之心所

寄故變化萬物莫如天地代天地以變化萬物莫如水火故惟坎离能成乾坤之終後天八卦以坎离代居乾坤之位亦此義也

詩車舝序以爲刺幽王謂周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朱傳改爲此燕樂其新昏之詩偉按末章云覯爾新昏以慰我心隱然有山榛隰苓之思似于序說爲合若謂自燕樂其新昏恐不當言覯爾新昏矣故常疑朱傳所易序說諸多難信

戊子

左氏文十二年傳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杜解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偉按杜解目動不誤其以言肆爲

失常節者盍以懼我作毀我解辯謂此懼字與莊十九年傳吾懼君以兵懼字同義猶言恐嚇我耳言肆謂詞气矜放蓋秦慮晉之追躡故特使約戰且故張其語气以示彊使晉人不疑其遁已乃得全軍潛退而無患凡兩軍相持示弱者必有餘者也示強者必不足者也故臾駢策其將遁 五月下同

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服氏謂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孔疏駮之已晰杜解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已所策以展情偉按杜謂馬檛得之其云並示已所策以展情恐未然贈以策者示知其當疾驅返晉意

禮曲禮下天子之妃曰后陸釋文妃芳非反偉按妃字下

疏大夫士庶人恐當爲配之叚借

春秋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左氏傳仲殺惡及視杜解惡太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偉按國君母弟文公已葬惡成爲君豈得言賤不書者君旣諱不書弑則連及者自無從書也顧氏炎武謂不書亦諱之亦未然

易其形渥周禮司烜氏注屋讀如其刑剭之剭是鄭本周易作刑剭故晁以道謂古本作刑剭朱子本義从之偉按此當从毛氏奇齡說其形渥謂鼎覆則全鼎淋漉蓋爻辭有象有占此爻上三句爲象凶字句爲占若繫辭所云則夫子因象而推論人事非取象之本解象只是言鼎鼎器也豈可加刑故京氏易謂刑在頄爲剭虞氏翻謂渥大刑

也似皆未安王注渥沾濡之皃得之唯又云旣覆公餗體爲渥沾覣其文義體字指人言程傳因解爲赧汗朱氏震謂羞赧之象澤流被而沾濡其體說皆近曲說文渥霑也廣疋釋詁二漬也其三濁也于毛說皆合

禮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鄭注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吳氏澄云禮爲從母服小功五月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服緦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育之恩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

此二人者相爲服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爲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偉按儀禮喪服妻之昆弟無服則其妻不必論姊妹之夫無服則爲之妻者不必論古人重別嫌凡同輩無屬可名者雖嫂叔無服則同爨更不必論且經文從母之夫舅之妻明各對甥而言若謂伊二人自相爲服則不當如此立文鄭氏甥居外家之說縣係節外添出其誤無疑㚒說得之相爲云者謂甥服之而從母之夫舅之妻報之也

儀禮喪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偉按此從服也姑姊妹夫正服期適人降大功此小功不殊在室者緦麻章有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則知在室亦小功矣夫之姑姊必多已適人故遍姊皆以小功制服所謂順而撫也娣姒婦其夫相爲服朞各從夫𠦑一等兩𠦑故爲小功據此知嫂叔兄公弟妻相爲當大功以無名可屬故嫌不爲制服說已見前傳以相與居室中釋之以夫之昆弟無服故不于從服生義其實雖未嘗相與居室亦不得不爲小功服也

禮少儀凡羞有俎者則于俎內祭鄭注俎于人爲橫不得祭于間也偉按俎之內列必有豆注說殊不可通孔疏亦別無引證徧檢經傳無祭羞于俎之文以義求之俎亦決非祭羞之所竊疑俎蓋葅之譌字謂隋祭也周禮鄉師大祭祀共茅葅鄭注所以承祭司巫祭祀共葅館鄭注葅之言

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字亦作苴儀禮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又云祝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又云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此皆祭于藉內之證蓋傳寫奪艸而因譌爲俎也云內者鄭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阮氏元云以茅包隋祭而藏之以將包束故云內也云有者不皆有也儀禮特牲少牢皆無藉孔氏云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故吉祭亦有苴按鄉師云大祭祀司巫云祭祀則孔說是已有則于藉內祭無者蓋仍祭豆閒之地而已

程子釋恆彖傳謂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偉按此說甚好卦以不一定爲恆故

彖辭甚善爻以必一定爲恆故六爻匙吉雖二五恆而得中而二僅僅悔亡五不免爲婦人之道聖人之惡膠執如此咸之卦以交感爲義其爻以我感爲義豫之卦以衆樂爲義其爻除九四外以自樂爲義故彖辭皆善而爻辭匙吉義正同此

左氏宣十一年傳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杜解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于其懷而還之爲愈于不還僞按謂楚已得陳乃復封之無異取己懷中所有以與人蓋臣之于君有過固當諫諍能改卽宜頌美檀弓下吳侵陳節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彼雖異國之臣然語意正相似小人謂田野之民蓋俗諺有是而叔時

引之其自信于小人乃爲謙耳杜解蓋非
襄十二年傳軍行右轅左追蓐杜解在車之右者挾轅爲
戰備在左者追求艸蓐爲宿備孔疏甲士在車不供碎役
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左右也在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
之使在兩廂挾轅在左者使之追求艸蓐令離道求艸不
近車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偉按注疏殊誤左右與
下前中後皆統軍徒言不得專指步卒轅與追蓐乃當時
分部之名且即步卒亦決無軍方行時右獨挾轅而左可
離道求艸之理竊謂此蓋慮軍在塗時不得方陳而行則
右當次中軍之前左當次中軍之後謂之轅者轅在車前
使其視轅而知當在前猶候人教士卒表習示前之意謂

之追蓐者擔宿具者軍行時當在中軍後使左又追隨其後也預以此名表之使剛軍臨時知有定所不致擁亂然此自當據方陳立名云軍行者猶言起師疏解行字亦泥

論語子游問孝章何注引包說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又一說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引孟子豕交獸畜爲證朱子取後一說毛氏奇齡韙力攻之偉按朱子所以不从注前說者益以犬馬不過人家畜而役使之謂能養人究屬牽强然竟用後一說終未爲安坊記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是夫子明知天下小民多能養而不能敬者豈忍皆以養犬馬目之乎自敬其親以敬人之親者必不作此語矣毛氏譏爲擬不于倫未可謂過然毛意从

注前說雖多引證竊未敢謂然翟氏灝謂本文語气與坊記小人皆能養其親云云合而引荀子東晳補亡詩爲據然謂小人能養其父母則可謂犬馬能養其父母則不可翟說亦未是竊謂犬馬謂親所愛之犬馬也禮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語意略與此同言養親者兼養親所愛之婢僕等以及于犬馬皆能有以養之可謂能養之至上句是謂字與詩是謂伐德同是字指今之孝者言語意是貶之之詞下一句緊貼子游身上說末句別字謂別異于今之孝者子蓋謂今之孝者是所謂能養之人耳汝若亦以養則雖至于親所愛之犬馬皆能有以養之如此其至然不敬則與今之孝者何

以別乎解家于是謂二字含餬混過故此句先誤而下乃愈不得其解

禮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釋氏灝謂犬馬但有可愛無可敬因皆經語爲未純偉按經本一滚統說不宜太泥然曲禮上謂國君式齊牛大夫士式路馬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祭義謂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又云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是畜類固有敬者

左氏宣十二年傳趙旃求卿未得杜解旃趙穿子偉按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有寵而弱解弱年少也按下云好勇而

狂則非六極之弱矣而此傳下文云趙傻在後解傻老倆也說文叟作变其或禮作傻傻即叟字是計相去僕首尾十九年不應十九年前父方倆弱十九年後子使倆叟疑旃非穿子六月下同

禮檀弓下注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倖按據孔疏引世本穆伯靖與康子祖平子爲親昆弟準尒疋釋親則當云從祖祖母若從祖母則爲文伯之妻矣然後世趨簡率多如注所偁推原其由蓋本于釋親之從舅尒疋所謂從祖祖母從祖母者謂從祖分支之祖母若母耳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亦然唯母之從父昆弟以外親不能爲偁故弟言從舅耳後世偁此家以一從字包從祖從父弟如尒疋則祖字略讀如鄭注則從字當略讀也

夏小正漢案戸傳漢也者河也孔氏詩疏解漢字義引陽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解河字義引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偉謂此皆肌說古人蓋以其橫亙在天有似水道故以漢若河目之謂之漢者天漢大勢亙天南北而中國水道之橫亙南北者漢水爲最大故以目之又謂之河者河水道之統名也

周禮正月鄭注周之正月正歲注謂夏之正月賈疏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建子周正卽今之十月冰未堅不得斬之偉按注疏義本明塙而後人或以正月爲建寅月正歲爲建子月竊謂尒疋釋天夏曰歲周曰年謂之正歲則指夏正無疑其歲終亦謂夏之歲終鄭指

謂周季冬者亦誤故歲終常在正月之後而正歲又在歲終之後經文敘次本明也然其所以致後人之紛紜者亦賈疏有以啟之賈以小司寇正歲下之令羣士屬上讀而以其下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謂卽布憲所云者是後人緣是家以小司寇之宣布刑禁在正歲而布憲之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乃在正月謂足爲正歲先而正月後之證竊按王氏應電云鄉大夫令羣吏攷法于司徒各憲之于其所治與此同意可知令羣士應聯下讀方氏苞云令羣士舊讀屬上文不可通蓋使鄉士布于鄉家士布于家縣士布于野方士布于都家訝士布于四方也按二說得之是小司寇與布憲雖同爲宣布刑禁而一

則憲諸羣士之所掌一則憲諸四方邦國以達四海事不相涉其所以布憲在正月而小司寇令羣士在正歲者周之布政大宰用夏正逸周書周月解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羣士近故即於寅月布之以為履端布憲所掌遠故須加早二月猶同一觀治象小宰僅率屬官可于正歲太宰兼及邦國故須加早于正月也月令季秋受朔義同已見前彼加早三月者頒朔須於十二月到故又先此一月其令羣士亦云宣布于四方者以其屬訝士掌四方獄訟舉外可以包內舉內則遺外也

左氏隱五年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穀皆謂諸公六諸侯四劉氏敞據儀禮特牲少牢無用樂舞之儀家从公穀說謂大夫士無舞偉

按如公穀說則樂舞至諸侯之四佾而止而王制謂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何說乎又樂必聲容備而成樂而周禮小胥謂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既有鐘磬則必有舞可知且以軒縣總五等諸侯而大夫士有判特之別正與眾仲以諸侯爲一等大夫爲一等士爲一等吻合而公穀謂公侯有六佾四佾之異則軒縣何以不異乎以彼例此得失較然矣其特牲少牢所以不及樂舞者按王制賜諸侯樂賜伯子男樂與其下賜弓矢鈇鉞圭瓚爲類又云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諸侯容亦有未賜樂者而大夫士之不賜樂當更多矣故襄十一年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解

大夫有功則賜樂據此則知儀禮从其多者立文故不及樂舞衆仲據成制爲言故必兼及大夫士各有當也

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趙注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朱子集注雲合則雨虹見則止偉按如朱子說則經文當爲望雲而恐霓也與上民望之句殊礙且滕文公篇若大旱之望雨也是經文無恐不雨意孟子已自明之趙意差近然謂雨則虹見是指已雨之後言竊謂經意言未雨望雨當指雨祥言望及雨後所見非大旱時情事按詩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鄭箋朝有升气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气應自然周禮視祲注隮虹也是雲與霓皆爲雨祥故大旱望之蓋霓有二暮見于東方者多主晴朝見于西方者必

主雨屢驗皆應

白圭名丹王氏春秋名字解詁云圭讀爲䵷聲近叚借也說文䵷鮮明黃色也偉按昔人刲量丹藥謂之刀圭陶氏名醫別錄丸散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丹之字圭蓋取諸此神仙傳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刀圭事雖不可據然足證古有其義解詁多任肊改讀殊難盡信

左氏宣十二年傳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偉按此節皆與上引詩反應此應綏萬邦屢豐年文楚子蓋謂己之利幾安亂正與武王之意在綏萬邦者相反則豈能如武之爲大所祐屢得豐年乎故云何以豐財

禮檀弓下喪不慮居鄭注謂賣舍宅以奉喪黃氏震云不

慮居謂以廇爲慮不以居室爲慮或云慮居謂謀寢処之安偉按此與下句毁不危身一例皆所以節太過者慮居謂以喪費之過致憂其家危身謂以毁瘠之過致殆其身家可憂恐家毁而廇亦無存故云爲無廇也身既殆恐身死而後家無以傳故云爲無後也鄭注意是而語稍過黄氏及或說皆非

左氏宣十二年傳趙旃夜至於楚軍偉按此謂丙寅之夜下云席於軍門之外謂坐卧至曉而後楚子逐之旃意雖欲以故示無畏致楚師然以召盟爲名與徑往致師者不同故得坐卧至曉故下特提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曉爲右廣之次楚子因倉猝偶乘左廣既得勝晉家以左廣值午前而右廣值午後故下云自是楚之

乘廣先左

禮檀弓下請繐衰而環經鄭注子柳亦以爲然而請于衍使其妻爲舅服之偉按此當爲衍請子柳下曰昔者二句即請之之辭至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經乃子柳从衍所請之事也衍爲子柳叔父注疏本無塙據據子柳之母死節文則子柳乃皮之適長子古人重宗子故云請又按季公亥亦平子叔父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將爲之請又云日中不得請是衍即果爲子柳叔父魯三家亦例有以請言者叔仲氏叔牙之後

左氏成二年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釋文將字無音林氏堯叟云未入齊境故言將侵齊偉按將

當讀去聲謂衞侯使四子將師而侵𨛋也將字宜略讀詩擊鼓序使公孫文仲將彼亦衞事文勢與此正同傳記侵伐凡已起師雖未入境無言將者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𨛋則蓄意而未起師之詞也林說殊誤

禮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孔疏孝經緯援神契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又云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偉按此正謂孟春之月孔說非也國語魯語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韋注謂春時也又云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注罝當作罜罜麗音主鹿小魚罟也罜古音獨設穽鄂以實廟庖注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是鳥獸之孕在春而魚

之孕則在夏故古人取魚皆在春孔引國語殊不明晰周禮䱷人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夏小正二月祭鮪月令季春獻鮪皆與國語合其詩潛序季冬獻魚夏小正十有二月虞人入梁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者月唯中气一日不出月其前後十四五日或入上月或入下月故記候不必盡同月令鷹化爲鳩在仲春夏小正則在正月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四分歷則改爲驚蟄而爲二月節皆其徵又國語謂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則季冬之漁必在啟蟄交春令後矣方氏愨云魚会物其性隨易而上春時易取亦中物理

周禮鼈人秋獻龜魚鄭注魚亦謂自貍藏偉按謂鰻鱺鰌

鱓之屬

禮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吳氏澄云夫圭田夫田謂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謂卿以下所受五十畝之圭田也偉按夫音扶發語詞圭田不及百畝葢在鄉家之地無征謂不征其五畝之稅也

不可推移偉按推謂推度其心志移謂移易其風俗

備器偉按謂備患之器卽兵器也

孟子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諸說紛紛顧氏炎武以爲改葬說殊無據于本文自齊二字亦不合閻氏若璩引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云云斷爲孟母歿于齊得之郝京山以反齊爲拜齊君含襚之賜毛氏奇齡

駁之謂經無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之文亦是閻氏以爲既殁而葬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且引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謂與充虞論說必非三月葬後之事毛氏謂充虞問若在三年之後何必敘自齊反齊諸來歷又引既夕非喪事不言以爲棺槨厚薄正所當言之證偉按詳味本文似毛爲得唯其自立說則謂孟子魯鄒無家而齊有家故反於齊姑勿論誤以孟子鄒人爲魯之鄒邑即如其說下文孟子致爲臣而歸無家將安歸乎周氏廣業謂遭喪去國未嘗致爲臣安得遽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于齊然按曾子問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是喪中本有致事之禮孟子何不可于將葬時行之歟

竊謂古人虞祭必于殯宮以先人絕气于是祖餞于是靈
柩所憑不忍一出不返此孟子所急急反哭歟其顧郝閻
毛周氏之說詳見日知錄四書釋地經問焦氏正義諸書
不盡錄

禮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春夏易也詩
樂者聲聲亦易也秋冬侌也書禮者事事亦侌也陳氏祥
道云防易德者必以侌則春教禮夏教書以春夏易而書
禮皆侌事也防侌德者必以易則秋教樂冬教詩以秋冬
侌而詩樂皆易事也大宗伯曰以天產作侌德以中禮防
之以地產作易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偉按此無甚深
意不過以禮樂當習儀習舞將以冠裳演揖讓俯仰之容

故教之以春秋爲宜詩書則誦讀而已故可于冬夏教之然此亦約畧舉其大槪耳古人未嘗盡拘故文王世子又言春誦夏弦也鄭說太深求故轉生枝節陳說㬎與文王世子秋學禮冬讀書背尤未是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宮偉按三宮即指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注疏甚明陳氏集說謂百官質于三官三官達于司徒司馬司空其意以三官爲大樂正大司寇市葢以三官字相涉而誤于事理說不去

左氏成二年傳不然諸侯何害焉下杜解不見許偉按解誤大意謂郤子不責質母東畝然此亦行文轉換常辭不必過泥

畏君之震杜解震動顧氏杜解補正震威也偉按顧說得

之國語周語中君之武震韋注亦訓震爲威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解言完
全之時尙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从命孔疏劉炫以爲埶
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从也虛倘未然之事
乖違文勢上下非也偉按孔之駁劉是已然杜義亦未爲
安幸當爲虛擬鞌戰之辭言敝邑卽鞌戰幸勝亦从晉況
今不幸敢不聽命杜以完全詁幸字殊牽强以今若代況
字尤乖文義劉則誤以此四語爲承背城借一生義不知
此篇一折一順極辭命之能事自肅同叔子非他至諸侯
何害焉折之也自寡君之命使臣至不敢愛順之也自子
又不許至背城借一則又折之此四語則又爲順之之辭

以總了全局觀一況字其非指背城再戰言甚明
詩序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鄭箋周之制使伯佐牧偉按鄭說恐難據後之解者多以衛未嘗爲方伯爲疑竊按禮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而左氏定四年傳祝佗云取于有閻之土以供王職杜注有閻衛所受朝宿邑朝宿即湯沐江氏永云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是閻地近甘甘在河南府洛陽縣則有閻之土亦當近其地然則在天子縣內矣許氏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許愼按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

理之宜按許說是也然則衛若不爲方伯無緣得有閻之湯沐邑于天子縣內是康誥傳以孟侯爲方伯者或非無據又史記衛世家周平王命武公爲公而公羊傳謂天子三公兼二伯隱五年則武公或亦繼爲方伯矣衛之先曾爲方伯故黎臣以不能修職責之又云連率者特牽連言之耳

左氏成二年傳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陸釋文病字絕句武氏億云據書微子若之何其是此傳亦宜其字絕句以病連下讀偉按此傳十二字爲一句何字略頓文義甚順

禮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節鄭注制字

句吳氏澄侯字句縣字句吳說得之鄭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于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陳氏集說从之而以或說此仍是古制者爲非姜氏宸英云此書以建寅爲月令之首是已知夏正之得時季冬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又曰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此眞歲終事也若受朔與貢稅將分命諸侯以頒之百縣此从劉氏敞說以百縣爲諸侯所統之縣非是當从鄭注非一時所可偏故必預備之于三月之前而後及事偉按姜說得之唯解百縣小誤朱子云古者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不知何本如其說則邊遠諸國必有不能至者檀弓下天子崩三月天下服是天子之命非三月不能遍及天下經有明證頒

朔須于前歲十二月到故與貢稅皆季秋爲之卽如我
朝定例以孟冬一日頒朔事正相近或說仍是古制者是
也
鈞衡石鄭注三十斤曰鈞吳氏澄曰鈞謂均平之與同角
正一義偉按吳說得之月令多三字疊句此不應獨異又
此與仲秋皆三字句四彼有鈞無概此有概無鈞詳略互
見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鄭注典六典法八法也偉按鄭注雖
本周禮然按上下文勢恐以典法專指天文言者未爲不
是
仲夏之月止聲色仲冬之月去聲色鄭注以經文爲非孔

疏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祭地方澤皆有作樂之文故知月令非也偉按此聲字當連色言即後世妓樂之屬朱子云若以正樂言則拘矣又按此時獨言止去聲色者人身與天地之气相通二至乃会易偏敚極至之時不堪搖蕩其精也

薄滋味毋致和偉按此時易方極盛鬱蒸之气外逼內越恐厚味泥滯臟腑使不得發散通利也故唯于仲夏言之

左氏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杜解代趙朔孔疏趙朔卒矣不知此時誰代欒書佐下軍偉按佐下軍盖趙同六年趙同趙括欲戰下云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帥將佐通稱則同為將佐甚明故八年殺趙同趙括並書于經而三年傳晉作

六軍韓厥以下無趙同名其欒書以上則確有可據是同必下軍佐也又按六年傳于之佐十一人疏引服虔云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知此時下軍佐非錡者錡郤克子克將中軍錡不得佐下軍至四年克卒欒書以下軍將超代錡乃代書將下軍而同位如故也

禮月令土潤溽暑偉按此卽今之霉也南方在五月福建繼成堂歷芒種後申日入霉小暑後未日出霉北方在六月古經多據北方為說呂氏又北人故于季夏言之

以妨神農之事也鄭注土神偁曰神農者以其主于稼穡孔疏蔡氏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偉按蔡說是也易繫辭明言炎帝以耒耨教天下故以稼穡為炎帝之事下言

神農將持功亦以炎帝創始故歸功于帝耳鄭說殊無據
方氏慤云神農者農之神尤近滑說
左氏成五年傳伯宗辟重曰辟傳釋文出辟重匹亦反辟
傳音避偉按此最明晰凡使人避去曰辟讀入聲以我避
人曰辟卽避字經傳中皆可以此求之
禮月令完隄坊謹壅塞偉按壅塞指溝瀆言季春脩利隄
防道達溝瀆以農事方興雖障其潰決仍資其灌漑至孟
秋物皆成熟無事於水故并溝瀆亦壅塞之也
春秋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左氏季文子以鞌之功立
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
由人也公羊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

也立武宮非禮也服氏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杜氏預云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啖氏助云傳意以爲武軍之宮謂左氏如楚子所立者非也惠氏士奇云傳明言立武立武者謂章武功與魯武公何涉又云立武宮猶立武軍偉按啖氏非左惠氏非公羊皆未是惠以宮爲軍尤牽强服氏說孔氏穎達引定元年禱煬公文譏爲無驗亦允杜氏說築軍立宮終嫌兩歧劉氏炫規之亦是竊謂武宮武公之宮立之所以炫鞌之戰功也蓋文子爲人極能文奸其意本欲張巳戰鞌之功恰不肯自出主名特叚先君之謚武者立爲世室禮明堂位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其書蓋作于此時之後名爲張大魯國之

武功而会使後人溯所以立宮之由則己戰鞏之功自與
此宮常存此文子意也左氏訴其本意公羊斷以事理傳三
如此者甚多義自可通

愚慮錄卷三終